

# 铁 打 的 寿 州 城

赵 阳

## 楚文化大家谈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在星罗棋布的寿县古建筑遗存中，重建于北宋熙宁至南宋嘉定年间的寿县古城墙，距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正如清末状元、寿州人士孙家鼐所记，古城墙“城堞坚厚，楼櫓峥嵘，恃水为险”，苍龙环绕般把寿州古城揽抱在怀里，阻挡天灾兵燹，庇佑万民。因为一直发挥作用，从而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古代城垣建筑中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宋代古城墙。

寿县是个农业大县，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不管是城里人，还是来自于乡村，寿县人都称自己是“古城人”，都为自己的家乡拥有古城墙而骄傲。因为一座古城墙，寿县成为享誉世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虽然绝大多数古城人生活在农村，但“古城”却在每个人心理上处于核心位置。从一定程度上看，“古城”代表着幸运和安宁。在人们心中，高大坚固的古城墙，就是安稳、太平和指望。冷兵器时代防外侵挡兵匪自不必说，1991 年、2003 年、2020 年淮河大水，寿县城只是把四座城门轻轻一关，就保得城内居民安居乐业、安然无恙。城里面的日子，是乡村里的向往；城里面的文化，引领着乡村的方向。可能正因为此，不在城里的乡村，由羡慕到实践，“退而结网”，便多了形形色色的院墙。院墙，应该是乡村对古城的追求与横仿，是古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东门“宾阳”门前的清代州城图清晰标明，寿县古城墙呈方形，周长 7147 米，墙体高约 6 至 7 米，顶宽约 4 米，外侧下砌块石上码砖，内坡以土夯筑。近年来，古城发展旅游业，古城墙上的杂树被清除，内坡种上草皮，墙顶铺上石条步道，古城墙变成了旅游景观。远近游客慕名而来，环城观光游十分火爆。漫步于高高的古城墙上，3.65 平方公里的寿州古城尽收眼底。就这样一座四四方方的城池，“十万人家共起居”，真像一个大院子，关起门来安全感满满，做梦香甜，睡觉踏实。

历史上，城墙的功能由御水为主逐步转变为御敌为主。当冷兵器时代结束、城墙的御敌功能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城墙住住就被人们当做妨碍城市发展的障碍和累赘。但寿县古城墙自建成那一天起，就一直发挥着御水作用，历代官府无不把“御水保城，重在防御”作为政事的当务之急。在历史的长河中，古城人民顺应自然，不断对城墙功能进行改造和完善，城垣愈发坚固实用，赢得“铁打的寿州城”美誉，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寿县城三面环水，每当淮、淝洪水泛滥时，古城宛在水中，因而城墙所具有的防洪功能十分重要。古人在



构筑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寿县古城墙，周长 7147 米，现为全国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赵 阳 摄

建筑城墙时充分考虑到这一特征，将城墙最低高度建得比淮河干流硖山口最高水位略高一些。硖山口也称硖石，位处寿县古城下游 10 公里处，号称“淮河第一峡”。将城墙高度这么处理，可以使淮河洪水快涨至城墙顶时，就会从硖山口一泻而下，从而奔腾到海，确保洪水不会漫进城内。寿县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水漫狮子头，水从孤山流”。意思是说，当淮、淝洪水淹到古城门外的石狮头时，就会自动从淮河流走。

当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寿县城墙建成后，面对汹涌的洪水，也并不是金汤巩固一劳永逸。随着宋金以后黄河南徙，淮河入海口被夺，寿春城屡遭水灾。据《寿县志》载，自 1671 年—1949 年的 278 年间，寿县共发生大、小水灾 57 次，几乎每五年一次大水。在明嘉靖前有记录的 150 多年里，城墙先后有 7 次被洪水冲破。在抵御洪水的惊涛骇浪中，前人围绕改造和完善城墙的防洪功能，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发明，每项发明都令我们称奇叫绝。

兴建泊岸。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御史杨瞻在带领百姓抗洪保城时，发现洪水波浪直接冲击城墙，墙根许多泥土被浪打走，危害极大。大水过后，杨瞻组织民力在城墙外侧壁角处加筑了一周护城御水石岸，即泊岸。泊岸一边紧贴城墙外壁，一边濒临护城河，全部用大条石垒砌，以阻

挡洪水对城墙根基的冲刷，使城墙更加坚固，堪称“城外之城”，古人赞其“若生铁之熔铸”。

改善瓮城城门。寿县古城墙在宋代建成时，四个城门都设有瓮城，建有内外两道直通门。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原来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强城墙的御敌能力。所谓的“瓮中捉鳖”，正是瓮城功能最生动的描述。到了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寿县古城四门除地势最高、受洪水威胁最小的南城门外内外两道门仍为直线通达外，东门迎水的外门北移偏离中轴线 4 米，西门外门却改向北，北门外门则改向西。这样一改，使来势迅猛的洪水即使冲破外门进入瓮城后，由势不可挡的直线冲击而忽然变为瓮城涡流，可大大减轻洪水对瓮城内门的压力。这样的建筑格式，在我国现有古城墙中极为罕见，充分反映了前人善于运用科学的良苦用心。

改建月坝。这也是一项写入中国水利史的工程。寿县城墙东北拐和西北拐各有一个排水涵洞，为明万历年修，主要用于排除城内的积水。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知州刘焕将这两处涵洞改建成圆筒状的月坝，与城墙等高，坝内壁设有石阶，可拾级而下。外壁砌有厚实的堤坡，涵沟设闸 5 道，人们可随时进坝内启闭闸门，控流自如，既可避免城内积水泛滥，又可消除城外洪水倒灌入城的隐患，还可起到比较城内外水位高低的作用。

## 隋文帝隋炀帝父子都当过淮南主官

周 强

（今安徽和县），又合肥，最后迁寿春。三国时，扬州分属魏、吴，魏扬州州治寿春，吴扬州州治建邳（今江苏南京市）。西晋统一后，复合的扬州治所设在建邳。东晋南北朝时，淮南地区先归属南方政权，中期在南北之间反复易手，南朝梁侯景之乱后，基本归属北朝。其间寿春始终是州级治所，归南方时是豫州州治，归北方时是扬州州治。总管是北周开始设置的职官，职权力和州刺史相当，因此杨坚的扬州总管是当时淮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杨坚于五月己丑日受任扬州总管，开始整备行装。6 天后是乙未日，周宣帝开始“不豫”，杨坚借口自己“有足疾，不果行”。又过 18 天，周宣帝驾崩，杨坚的“足疾”也好了，在郑译等人运作下，杨坚成为大丞相并“受遗诏辅政”。《隋书·郑译传》则是另一种说法，杨坚受任扬州总管，郑译是其属下将领，郑译“发兵”，与杨坚“俱会寿阳，以伐陈”。周宣帝病重后，他们才回都城长安，成功地将杨坚推上辅政之位。杨坚是否来淮南上任，两者说法抵牾，但任职扬州总管则是铁定的事实。

次年初，8 岁的小皇帝禅位，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杨坚担任过扬州总管，深知淮南对南北统一的战略意义，于是在开皇八年（588 年）十月“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晋王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杨广。淮南行台省的设置，带动淮南地位得到相应抬升，使治所寿春具有了准陪都意义。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官制来探寻这个问题。南北朝后期，南朝陈以长江为界，与北朝周、齐并峙。北周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北齐建都邺都（今河北漳县邺北城），并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为陪都。北周建德六年（577 年）

二月灭北齐，中国北方得到统一，周武帝随即在“相、并二总管各置官及六府官”。相州州治即邺都，并州州治即晋阳；“官”即皇官；“六府官”是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的合称。北周崇尚周礼，以西周的六府官制作为朝廷理政机构。为了对新并齐地实行有效统治，北周将北齐两都作为北周陪都，设置一套与中央完全相同的官僚机构。大象元年（579 年）二月，北周“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邺都的陪都地位取消，而以东京洛阳来取代。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 年）八月“废东京官”，洛阳的六府官署裁撤，陪都地位取消。后来，隋文帝又改六府为尚书省，并于晋阳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阳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成都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洛阳与晋阳原本是北周陪都，成都从南朝夺取时间不长，还未完全消化，益州总管王谦曾起兵反对杨坚。隋文帝设置这 3 个行台尚书省，以自己的 3 个儿子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担任尚书令，官署有兵部、吏部、礼部、度支（户部）、工部、刑部，与后来的中央六部完全相同。可见对于晋阳、洛阳与成都来说，行台尚书省的设置使之完全具有了陪都意义。

隋朝统治巩固后，这些尚书省陆续罢去。直至隋文帝准备大举伐陈，于是作出“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的决定。按照规范称呼，应该是“淮南道行台省”。淮南道管辖范围在今江苏、安徽两省中部江淮之间以及河南省东南部一带地区。稍前，隋文帝还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市襄州区）设山南道行台尚书省，由秦王杨俊担任尚书令。淮南道与山南道接壤，两者都处于

一举数得，一涵多用，被水利专家誉为水利科苑的一颗明珠。正是因为有这两道月坝，寿县古城被人们传说是“筛子地”，下再大的雨，积水也总是能够得到及时排除。清光绪十年（1844 年）和三十二年（1907 年），两涵进行重修时，分别立了“崇塘障流”和“金汤巩固”两方石刻，成为城墙上一大胜迹。

正是因为古人在城墙防洪功能上独具匠心另辟蹊径地进行了以上处理，使得寿州古城自明嘉靖四十五年大水“坏城”后，虽然洪势有增无减，但无论洪水如何咆哮，城墙再也没有被冲破过。这个奇迹，造就了“铁打寿州城”之说，使“金汤巩固”成为现实。古城墙，成了古城居民的“保护神”。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随着淮河逐步得到治理，洪水已不再汹涌。特别是寿县建设新城后，又在城外建起一道拦截洪水的防洪圈堤，古城墙的御洪功能慢慢减弱了。现在，作为全国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寿县古城墙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与北京长城、西安古城墙等一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站在高高的古城墙上，看城内鳞次栉比的古建筑，望街道车辙深陷的青石板路，观绕城一周碧波荡漾的护城河，不经意间，寿县古城几千年的历史风云，就会在你的眼前翻卷起苍茫烟雨。

平陈前线，当时全国唯有这两地设尚书省建制。

杨广到任后，随即部署大举伐陈，8 路大军“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在尚书令杨广指挥下，“区处支度，无所凝滞”，寿春瞬间成为全国军事指挥中心。8 路大军中，淮南道占有 4 路，分别是六合（今南京市六合区）一路，庐江（今安徽合肥市）一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一路，由山东青州渡海一路。

次年正月初一，晋王杨广亲赴前线靠前指挥，大军分路渡江。面对强敌压境，陈朝从上到下将欢度元会（春节）作为第一要务，“隔江犹唱后庭花”，全国沉浸在一派节日气氛中。隋军渡江时，陈朝将士因宴会欢宴喝得烂醉如泥，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结果长江天堑轻易失守。正月初三，陈后主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匆忙召集公卿讨论战守，但为时已晚。正月二十，陈后主孤注一掷，“亲御”前线，由于陈军既没有指定各军统帅，又没有背城一战的决心，各军行动还互不协调，首尾进退不能相顾，结果陈军一部溃败，全线瓦解，建康城随即被隋军攻占，陈朝灭亡。在经历 300 年的动荡分裂后，中国重新获得久违的统一，淮南为全国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杨广平陈后，随即以淮南行台尚书令的身份，下令“封府库”，禁止劫掠，因为“资财无所取”以及其他一些善政，以致“天下称贤”。

开皇九年（589 年）二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结束之后，隋文帝“废淮南行台省”。后来杨广先以阴谋手段成为皇储，又弑杀父亲夺取帝位，基本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些都是后话。

## 斗 鸡 台

黄丹丹

###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四季) 征文

在寿县双桥镇大郢村，有块高出周边田地三四米，面积约 1 万平方米的高台，被称为斗鸡台。公元前 241 年，为躲避秦军的锋芒，楚考烈王在黄歇的建议下迁都寿春，寿春即为今日的寿县。故民间传说称，斗鸡台为楚王斗鸡台。斗鸡这种民间娱乐活动历史悠久，以唐代最盛。用斗鸡这种游戏作为地名，在国内称用于竞赛和娱乐的斗鸡颇为著名，人们饲养擅长搏击、天性好斗的雄鸡，将其用来进行竞赛和娱乐。

作为楚国晚期的最后一座都城，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1934 年冬，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李景昶、王湘前往寿县，在李景昶之行后，寿县斗鸡台等新石器时代的台型遗址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82 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此试掘，发现有陶器、石器、铜器、骨器和大量卜骨等，显示其文化内涵丰富，器物特征明显，出土文物所属时代可跨越上至龙山文化时期，下至商周时代。在出土的文物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物遗存特别丰富。现今，斗鸡台的台台上都有近似黑陶系统的陶片分布。斗鸡台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遗址。斗鸡台遗址为典型的台地型遗址，以寿县斗鸡

台遗址而命名的“斗鸡台文化”作为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代表，学界对其基本内涵、文化分期、源流谱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仍在深化。

夏商时期的寿县属于淮夷旧邦，夏禹定九州时属扬州，殷商如其制。东周时期为州来国，楚人东进江淮之初，成为楚之附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楚、吴、蔡、越诸国在江淮地区长期博弈的重点区域，多元文化在此不断碰撞交融，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逐步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同时，斗鸡台文化面貌是淮河流域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代表，也是淮夷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可见斗鸡台遗址出土的陶网坠、陶纺轮、绳纹敛口陶罐等陶器，石箭簇、石镰、石斧等石器，还有战国时期使用的骨器，这些骨器用牛的肩胛骨制作而成。古人常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祭祀中，巫师用火烧骨器，火烧后的骨器正面会出现一些纹饰，通过纹饰来判断战事的吉凶。这些器物都生动展现了古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斗鸡台出土的黑陶符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中“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的特征，亦可作推断：寿县斗鸡台，并非楚王之斗鸡娱乐之场所，而是更早时古人祭祀的场所。

##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遐思

胡庆军

阳光，在角角落落散落成大小不一的碎片  
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钻进心里的  
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敬重  
穿越在那些与我对视的文物里，用脚步  
追逐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  
印记模糊成一个概念，刻骨铭心  
然后覆盖在记忆之上，夹在书页之间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展示了安徽楚文化和寿县历史文化  
将我们的视线转向了 3000 多年前那段瑰丽的历史  
800 余件首次展出的藏品见证淮南蕴含丰富的楚文化  
每一件都讲述了一段浪漫或大气磅礴的故事

淮南，一个想想就温暖的城市  
风刮过的风云  
让那些风骨一直演绎  
在一座城市的岁月里  
让某种文化与这里的变迁  
一起铸造成一次次的辉煌  
那些人和事或浓或淡  
都能让路过的你听得真切切切  
那些交错的人文与风景  
绘就淮南人的日子里  
或许时间可以埋葬记忆  
但我看见很多年过去了  
那些人那些情在光阴的路上相逢、相望或擦肩而过  
立国江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

谁剪下一段不朽的时光  
放在历史最美的段落里  
在光阴隧道里，经年里走散的故事那么安静  
文字默默埋葬了某些痕迹，  
而我们就是那些痕迹的见证者

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楚文化演绎了四季  
面对那些物品，会想起历史、青山、绿水  
会想起和平、战争，有关历史的那些事  
装点了多年的文字，触手可及的地方  
那些传说和真实筑起的风土都书写在历史里了  
或许就是相依的缠醉，在日子的变迁里  
让所有的风雅定格成一种繁华  
谁吟咏了历史里的平仄  
那一个一个的名字串联起记忆  
如今触摸每一个日子  
就如同触摸着一座城市的历史  
一些被记忆剪辑的旧事沉溺于一种情绪  
那些温存也恰到好处，这布满沧桑的物品  
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  
那些已然远去岁月  
在光阴的折角处隐藏成一个传说  
洗净历史沉积在废墟上的尘埃

将那些烟云演绎到在时代的气息里吧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正给这座城市绘就恢宏的画卷  
有关楚文化，有诉不完的情缘  
这里，是我读不完的厚厚的一本史书  
就让诗情画意有了另一种深远和美丽  
在这里，许下一个心愿  
那些故事染成了浓淡不一的颜色  
我知道，我一转身，  
那些文字就成为了我生命里深刻的记忆